

于潮等著

方生未死之間

東南出版社印行

于潮等著

方生未死之間

東寧出版社印行

方生未死之間

著者：于 潮 等

印行者：東南出版社

社址：福建永安橋尾

一九四四・一二

一一一〇〇〇〇

方生未死之間
于潮等著

我們正是處在方生和未死之間；舊傳統的遺毒還沒有死去，新文化還沒有普遍地生根；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我們不能跳過文化發展的必然階段，但是我們要縮短誕生的苦痛。

.....

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
中國的土地是再也不能沈默了！

——方生未死之間——

目 錄

于潮：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	一一—二一
項黎：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	一二—一九
茅盾：論所謂「生活的三度」·····	二一—二七
于潮：方生未死之間·····	二九—五三
項黎：論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	五五—六八

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

于 潮

自然力量的偉大是不可比擬的，當冬天快要過去的時候，即使是那厚層的積雪還未消融，一株株茁壯的新芽已經從雪堆裏鑽出，點綴那曾經是荒涼的原野。

由於九年多艱苦卓絕的抗戰，積壓在中國原野上的積雪——不平等條約的枷鎖——已開始消融，雖然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還未趕出我們的國土，冬天還沒有過去，現在已經迸發出新芽的時候了。

一個奴隸的解放不但要用現實的武器粉碎現實的枷鎖而且要用精神的武器粉碎精神上的枷鎖，奴隸的標誌不但是他們肉體上的腳鐐和手鐐，而且是他們精神上的奴性和麻木。

兩千年的封建重壓，百年來的外來侵略不但束縛了我們民族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發展，而且侵蝕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阻礙了我們文化的生長，它幾乎使我們失去了抬頭做人的自信，現在是我們抬頭做人的時候了。

我們要除舊，我們要佈新，我們要做人，我們要建立自由獨立新中國的新文化，

我們要除舊。

新的文化必須從批判舊的開始。在這一點上，今天和五四運動當時並無二致，然而，一方面，五四運動的任務沒有完成，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對舊文化所批判的未能盡致，他們偏於感情地批判了吃人的舊禮教，已經成為當時封建統治者的護符的儒家學說，要一拳打倒孔家店，在舊禮教吃人，儒家學說變成封建統治者的護符的時候，打倒孔家店自是當務之急，不過侵蝕着中國國民精神的不但有被歪曲了的儒家，而且有已經變成一種無形的生活哲學的道家，被歪曲了的儒家學說在政治上養成奴性，道家——不是崇尚黃老的道教，而是以莊老為依歸的道家思想在精神上養成麻痺。

一般的說，中國士大夫在過去向來分成兩派：在朝的廟堂之士，在野的山林之士，儒家學說支配廟堂，道家的思想支配山林：在朝時儒家，在野時道家，儒家道家相互為用，本無軒輊。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道家無形的影響却有甚於儒家有形的支配；這是很自然的，要一個有自尊心的人做奴隸，但要他冷淡忘情却易。

魏晉而後，道家思想在智識份子中的侵潤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魏晉一代中國士大夫裏出過不少光輝的人物，他們對現狀不滿，他們抗議，他們狂歌痛哭，但是他們的歸宿，非藥即酒——他們逃避現實。

接着，道家思想和中國士大夫中浪漫主義傾向的一派開始合流，人們從人世逃到自然，這一種結合相當長期的鞏固了道家思想的潛在勢力。

鴉片戰爭而後，由於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獲得順遂的發展，由道家思想所能變成的一種對於現實漠不關心的生活態度依然在各式各樣假面具下潛滋暗長。直到現在，我們還聽得到「以理化情

」的聲言，可見百足之虫，至死不僵。當然嘍，只要對於現實真正的有所肯定，就不能不有所動于中，有所動于中，就不能不有所憤激，就不能不有所主張，有所作為；然而不能或者不願有所主張有所作為，便只好「以理化情」了；起初是「何獨能無慨然」，繼之是淡淡，最後則是完完全全的麻木。

奴性自然不能忍受，麻木同樣是犯罪的行為。

我們要佈新。

五四運動揭起了科學和民主的兩大旗幟，這是當時的當務之急，也是今天的當務之急。不過今天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化，不但是科學和民主的文化。而且是人民大眾的文化，起初是為人民大眾而創造為人民大眾所樂於接受的文化，最後則是由人民大眾自己創造的文化。

怎樣才能創造出科學民主而又大眾化的文化呢？

要解答這一個問題最好是約略回顧一下近代文化的發展史，近代文化發展史上。第一頁寫的「人的發現」，首先肯定自己是人，旁人是人，肯定自己是人，發了解放個性的個人主義，承認旁人是人，產生了初期的人道主義，而初期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在基本上是分不開的。發明了人，人和自然的正確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了，自然不再是神的體現，為神所主宰，而是人可以說明，應該征服的對象了，它有它的客觀法則，於是科學因之而昌明。科學最初是征服了自然（自然科學），最後則是征服了歷史（歷史科學）。人道主義本來是一個富於彈性的概念，隨着它

局部實現的可能性的增大，終於在政治上形成爲民主政治的理想與要求，而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則形成爲社會主義。爲「大多數人謀福利」的一種學說的出發點。

從這一個簡短的敘述裏，我們可以看出科學和民主，特別是民主思想有它更深的基礎的，它假定了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一種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或者我們可以說政治上的民主是以生活中的民主爲前提的。今天我們不但要科學和民主，而且要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一種發「衷心的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出科學的民主的大衆的文化。

什麼是我們建立這一種生活態度的障礙呢？無情無意、對於現實的冷淡甚至麻木；狹隘自私對於旁人的命運漠不關心。

死的拖着活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真正的能創造出科學，民主和大衆的新文化的思想體系——介紹到中國來已經有了二十年以上的歷史了；然而，無庸諱言，直至現在它還沒有能完全變成我們自己的血肉，人們在最初把它當做一種教條翻來覆去的生吞活剝；事實上，它不但是一種研究指南和工作方法，而且是一種生活態度；它不但是武裝我們的頭腦，而且要恢宏我們的氣度，擴展我們的心胸，是煉我們的靈魂。

調；沒有把它當做一種研究指南，自然談不上觀察研究，沒有把它當做一種工作方法，自然談不上實事求是；沒有把它當成——做成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密切的注視着現實而發自衷心的關心人民命運，深沉的感覺這一個世界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生活態度，其結果我們就往往看到：最初是思想和生活的矛盾，其次是思想和生活在外表上一致了，又是工作（公生活）和生活（私生活）的矛盾；最後工作和生活事實上一致了，又是理智和感情的矛盾；——不是行不由衷心為形役，便是思想得太多感覺得太少（甚而至於思想上積極感覺上消沉）。

科學的社會主義不但要求一種觀察研究，實事求是的對事的工作精神（現實主義）而且要求一種注視現實，關切人民感覺世界的對人的生活態度（新人道主義）。要認真的改變這一個世界，就得要深切地感覺這一個世界，「不學習從心底去憎恨敵人，就不能擊敗敵人」。

什麼是我們建立這種生活態度的障礙呢？對於現實的冷淡，甚至麻木；對於人民的命運的漠不關心。

問題的關鍵在生活態度。

時至今日恐怕再沒有人反對，我們的新文化只有從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當中才能產生出來的了。「深入民間」是五四運動前后就已提出來的口號，而「手觸生活」在我們的文藝乃至文化的理論上亦早已成不爭之論；在今天難道敢於反對現實生活的重要呢？這樣生活態度的提出不是多餘的嗎？

問題在於怎樣生活。

爲要拒絕死亡就得要生活；生活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這是用不着解釋的。

其次，我們這裏所說的生活不是一種狹隘自私，只顧自己，看不見旁人的生活，這也是用不着解釋的。

我們這裏所說的生活是指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這是「深入民間」和「手觸生活」的第一個要義，這也是用不着解釋的。

既然要求和人民在一起，那必定是因為在自己生活的周圍沒有人民，或者是生活的圈子太狹小不足以窺人民生活的全貌；於是擴大生活範圍，增加對人接觸就形成了「深入民間」和「手觸生活」的第一個內容。

生活的範圍擴大了，接觸的人增多了，視野豁然開朗，觀感自然不同；以前人民大眾長寫在紙上的蒼白的概念，現在是有血有肉能說能笑的現實存在了。由於生活範圍的擴大而展開的真實世界有如一隻小船離開死寂的港口駛向蔚藍的海洋，在這一種「畫面轉換」的鼓舞之下，生活變成了旅行，一談到生活，好像就非想到深山大澤或者紙醉金迷，那和眼前灰暗的週遭決然不同的世界不可。

旅行總是要回來的，不管那旅行的時間是長是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像那樣的生活實際上不過是些生活的旅行或者是旅行的生活而已；在那種生活中所得到的也只是是一些片斷的生活印象。

擴大生活範圍增加對人接觸是必要的，但是不夠的。爲了了解人民，我們不僅要只是看看他們而已，而且還要在他們中間生活，觀察他們，研究他們。從留心觀察和分析研究當中，我們得到豐富的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提供我們很多材料，它可以增加我們對於人民的了解和認識，它依然不能把我們帶進人民的靈魂的宮殿。這也就是說我們依然道不出他們的衷曲。

留心觀察研究豐富生活內容是必要的，但是不夠的。人民不是書本，讀懂就了事；對於人民我們不但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留心觀察他們的行為，而且要用全副心腸去貼近他們，不但要知道他們的生死病老，悲歡離合，站在旁邊用頭腦去同情他們，而且要和他們結下死生不解之緣，爬到他們心裏，用心去「疼」他們，用古話說就是和他們「同歌同哭」「同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道出人民的衷曲：他們的喜，他們的怒，他們的哀，他們的愛，他們的惡，他們的怨。

我們想這一個世界已經想得够多，我們看這一個世界已經看得不少；過現實生活的要求已經家喻戶曉，現在是我們用全副心腸去貼近我們人民的時候了。

怎樣才能切近人情呢？

冷淡和麻木必須死亡，狹隘和自私必須絕跡，虛偽和欺騙更是不容存身。代替冷淡和麻木是鮮明和積極，代替虛偽和欺騙是誠懇和老實，代替狹隘和自私是實實在在的承認旁人，關心旁人，用全副心腸關心人民的命運，和他們結下死生不解之緣，由衷的恨其所恨，愛其所愛。我們不但要擴大我們生活的廣度，加深我們生活的深度，而且要加緊我們生活的密度，我們不但要精通世故，而且要切近人情，我們不但要和我們人民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爬到他們的心裏用心去「疼」他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道出人民的衷曲：他們的喜，他們的怒，他們的哀，他們的樂，他們的愛，他們的惡，他們的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創造出真正的新文化。

自然這不是說，生活的態度正確了，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不是生活態度的問題，不僅是主觀上的正確與否，而是要它在最艱難複雜的現實生活的河流當中堅持下去；我們所要求的是千錘百煉，永不失那份「赤子之心」：敢說，敢笑，敢哭，敢罵，能憎，能愛，能殺，能生。

自由獨立新中國的新文化，它的性質是科學的，民主的，大衆的，它的泉源主要的是來自人民；當前的問題是打破歷史的積習，首先是說出他們的衷曲，創造出爲他們的文化，最後則是由他們自己來創造。其次，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須接受過去的文化遺產：中國的，世界的。我們憑什麼樣的標準接受中國的文化遺產呢？

我們這裏所說的接受文化遺產不同於五四運動以後的整理國故乃至復古是用不着解釋的。其次文藝乃至文化的民族形式亦早已成爲不爭之論——雖然在小節上大家的意見還不一致——，而民族文化的技術遺產之應該廣泛接受也是沒有問題了；問題在於如何接受中國文化的精神遺產。

五四運動批判了儒家，放走了道家；關於放走道家的一點，我們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作爲兩個獨立的思想系統看，儒家的真精神無庸是應該被我們重視的，首先是儒家入世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就遠非道家的超然物外，逃避現實的生活態度之所可及；他們不但倡導了某種歷史限制下的民主思想，而且還發揚了某種限度內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些都是道家思想中所未會有和

不能有的進步思想。誠然儒家的學說曾長期被利用爲封建統治者的護符，但是在儒家無所不包的範疇之下也生產過不少守正不阿的戰士。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籠統地儒家道家和墨家那一價應該被揚棄，那一個應該被接受；而是首先應該根據科學的研究，弄清楚當時的歷史情況，確定他們的歷史地位，判斷他們的思想在當時是進步還是倒退。至于他們的思想體系對於今天我們的關係，我們大可按照我們的標準——科學民主和大衆的——，合理的（即使是極小的或者是在被歪曲的形態之下的）部份加以接受，不合理的部份加以揚棄。

思想的遺產是重要的，然而所有的文化並不完全是思想。尤其是當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們不但要看他們在思想上怎麼樣看一個世界——思想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對於實際政治站着一個什麼地位——政治立場，抽象的思想觀點和現實的政治立場在歷史上並不是一致的，例如在儒家的思想系統之下，就有着無數種不同的人物：有的是打着儒家的思想旗幟，向當前的現實可恥地低頭的，有的卻是高舉着儒家的思想旗幟，守正不阿，反抗現實的。這些都要求我們對於每一個特殊的歷史形勢和人物加以具體的分析和研究然後才能斷定的，拿一個籠統的思想大帽子籠罩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必須具體研究，必須善于分別一個人的抽象的思想觀點和現實的政治立場，對於我們，現實的政治立場顯然是比抽象的思想觀點更加重要。

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是重要的；不過正如同我們必須區別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的一樣，在評價歷史的人物的時候，我們必須區別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他們的生活態度，因爲正如同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在歷史上並不時常一致的一樣，在歷史上，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不但可能不完全和他的政治立場一致，而且有時簡直能發展相反的一面；例如杜甫的思想觀點在大體上是屬於儒家的「

修齊治平」一類，他的現實的政治立場是肯定現狀的「忠君愛國」，但是他的生活態度却是關心現實（現實主義）和切近人民（人道主義）的，因此他能產生出訴說人民衷曲的輝煌的詩篇。總括以上的分析；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們不但要問他們對於這一個世界怎樣看法（思想觀點），對於當時的實際政治站在一個什麼立場（政治立場），而且要看他們怎樣生活過來，在現實生活中對於人民的關係怎樣（生活態度）。關於生活態度一點在一般的文化、文藝、藝術史中特別重要，不強調這一點，評價一個人和他的勞作，我們就會流於：不是根據那個人的思想觀點對他和他的勞作加以一筆抹殺，就是認出，從他的勞作當中，我們所能接受的，僅僅是些造句用字之類的技術遺產而已，這兩種看法都是要不得的。

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在過去未能產生出更能接近科學的思想系統，但是它產生了大量的氣度恢宏，心胸廣大，關心現實，切近人民的英雄和巨人——他們的勞作表現在他們的生活——生活本身，事功著作和其他的文化的成就上——，這是我們應該重視的。文化發展的終極，一方面固然是要人在思想上更加接近客觀真理（科學），另一方面，更是要人在生活上更多實現真正人性的人（人道主義）；歷史的進展不但是在不斷加深人的認識，而且是在不斷擴大人的心胸——逐步完成真正人性的人。我們不但要從歷史的研究中去理解過去，而且要從歷史人物的生活中，吸取養料，豐富我們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是永恆不變的人類教育自己的行程，而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配說得上，我們繼承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我們是它最優秀的兒女。

科學民主大眾（人道主義）——這不但是我們要創造的新文化的本質，而且是我們接受中國

文化遺產的標準。

其次除了中國自己的文化遺產而外，我們還得接受世界的文化遺產。

世界名著（思想的、文藝的、藝術的），應該有組織有系統的介紹過來是早已提出了，還自然於今天的當務之急：我們現在要着手重提出的是，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爭民主自由的生死存亡的鬥爭年代，越是法西斯所要毀滅的就越是應被我們重視的。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口號，它是全世界千百萬人民用全副精神艱苦鬥爭得來的戰果：他們怎麼思想過，他們怎麼鬥爭過，在未有勝利之前，他們經過怎樣的艱難，既已得到初步的勝利後，他們又怎樣鼓舞，這一支爭民主的偉大部隊怎樣生活過來，他們又產生過怎樣的英雄——一言以蔽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歐洲的啟蒙運動，英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美戰爭，法國大革命……這一個「爭民主的五世紀」中的歷史，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成果，它真值得我們有計劃的介紹。

自由獨立新中國要有它的新文化。

這一新文化的性質是科學的，民主的和大衆的，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具體任務則是生活，研究和介紹；生活爲了創造新的，研究和介紹則是爲了接受遺產。

冬天雖然還沒有過去，積壓在中國原野上的積雪已開始消融；讓我們抖擻下滿身的舊時代的嚴霜，邁步前進吧，中國的土地是肥沃的，轉瞬就是江南草長的時候了。